

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 给教师教育的建议

【美】李·舒尔曼 著 黄小瑞 崔允漭 译

摘要 为教师教育专业寻找一套有规可循的标志性的教学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医学、法律等多个专业的观察指出,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有三个显著性特征:教学法的不确定性,教学法的参与性以及教学法的形成性。教师教育专业比其他那些专业教学法更具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并认为使用科技手段将是发展教师教育领域标志性教学法的方法之一。

关键词 教师教育;教学法;标志性教学法

作译者简介 李·舒尔曼/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荣誉退休主席

斯坦福大学查理·E·杜克曼教育学荣誉退休教授

黄小瑞/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讲师 (上海 200062)

崔允漭/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 (上海 200062)

教学在每个年代都是一个重塑自我的挑战。2013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与我们的前辈们在1913年所面临的挑战既有相似性,但又有其独特性。

我是一位教师教育者。我也曾经是一个医学教师。1963年我首先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教书。在那里,我的教学任务是一天教两个班级,每个班级有500名学生。20世纪70年代,我专门为医学院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并为他们上课。在斯坦福大学,我跟我的继任者哈蒙德(Linda Darling Hammond)教授为即将成为初中数学、科学、英语、社会科学以及外语教师的学生开设了《学会教学的基础(Foundations of Learning for Teaching)》这门课。从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第一天起到我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的最后一门课程,教师教育者和医学院教师这两个职业始终贯穿我的职业生涯。1997年,我成为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这是一个有100年历史的有关教育的研究和政策中心。在那里,我主持了一项题为“人们如何为一系列专业做准备”的研究项目。

的确,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试图通过同类问题去透视,以及通过思考如何为其他专业做准备去理解教师教育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这是因为,我发现,不管是教师或者医生、神职人员或护士、工程师或律师,这些职业要做的事情是极其复杂且充满无穷魅力的。

艺术学科和科学学科教师的工作是让学生对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有着深入的批判性理解,历史教师希望学生批判性地把握历史,物理教师在其学科上有着类似的目标。对于在任何领域或学科的任何教师(不管是小学、中学或者是大学教师)来说,认识并理解某一学科都是一个足够远大的目标。但是,当你为某

人开始教一门学科做准备时,要求他知道、思考以及理解仅仅只是教学的开始。教学需要更多方面的准备。专业的教育者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教某个人,其教学是为了让学生明了认识是为了行动——改变他人的心智和生活,负责任地以及正直地为他人服务。

正如我们在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项目——专业教育的研究中所提到的,专业教育是三种学徒的整合——认知学徒期,学会像专业人员一样思考;实践学徒期,学会像专业人员一样的行动;道德学徒期,是将学会思考、以负责任和合乎道德的方式去行动三个领域结合在一起。

一个专业人员只停留在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没错,理解是必要条件却非充分条件。一个专业人员不管他是否已经拥有足够的信息,都要准备好去行动,去执行,去实践。一个教师需要面对40名学生并采取行动。一个外科手术医生在一个复杂的手术过程中要面对意外出血并立即采取行动。不管是对教师还是外科医生,他们不可说“请给我一个小时去弄明白我需要知道什么信息来帮助我做下一步决定,然后我再采取行动。”他们必须基于当前的信息以及对将来不完美的预测做出判断,然后行动。对于手术中的外科医生是如此,对于正在疏导丧失病重孩子的父母的牧师如此,对于在课堂上试图向一群困惑的学生解释复杂的数学问题的教师也是如此。行动跟理解在专业工作中同等重要,也许行动更加重要。

但是即便如此还不够。正如我们看到的,如果我们把教育视为专业,那么,专业人员不仅要理解与执行,他们还必须有价值观、道德高尚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必须是社会中特定类型的人。使用我在神学教育中学到的语言,他们必须经历过某种特定角色及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才能成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所推崇的人——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健康系统、教育系统、最深层次的价值观、我们所期待的公平托付给这样的人。

专业人员的教育是人格的教育。众所周知,你可以拥有最熟练的课堂教师,他们对所教学科的内容理解得非常透彻。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人格,那是严重的缺陷。所以,当我们在看待专业的时候,其实是在看教人们去理解、去行动以及将认知、践行和人生三者整合在一起的挑战。

在卡内基,我们进行了一项长达12年多的研究。这个研究试图去理解人们是如何在法律、工程、牧师、教师、护理、医学以及商业领导等专业领域做好专业实践准备的。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曾经作为一个教师教育者以及作为一个在医学院里花了10多年精力的医学教育者在这些领域的独到见解。统观这些领域,我们从中学到很多,正如他们也可以从教师教育和其他行业中中学到很多一样。

一、访问内科医生的临床教学

我首先来描述现场观摩医学院的一天,这是我们对美国医生专业准备研究

的一部分。早上 7:30,我到旧金山医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莫菲特医院的九楼,参加早上内科的临床查房。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做这些事了。事实上,1972 年左右,恰恰是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职业生涯的中期,那时我依然活跃于医学教育领域,但是自那时起我就没有观摩过医学查房了。这次参观让我很兴奋,同时它也以有趣甚至是矛盾的方式提醒了我临床查房与常规和可预测性存在相互联系。

临床查房是医学的实践教学方式。在教学医院里面,临床查房是每天(不管是工作日还是周末)必做的事情。临床查房的团队中通常包含不同级别的医生:主任住院医师,她通常是在接受第四年的医学博士后培训;高级住院医师,通常是在接受第二年或第三年的医学博士后培训;两个博士后一年级的住院医师,几个处于第一轮实习的三年级的医学院学生和见习药剂师。

临床查房要查看一系列病人。除了个别病人,他们查看的病人与前一天和前几天的病人是相同的。虽然现在住院时间比很多年前要短很多,但住院的病人仍有足够的时间让医学院学生和他们的导师重复检查。只是现在的病人在医院里住几天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下子就住几周。

我提这些是因为我的主题是“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the signature pedagogies of the professions)”而这些教学法并非是永恒不变的。虽然它们在某个时间段的任意时刻看上去是非常稳定的,但是它们总是随着专业本身的实践变化,以及随着社会变革或科技进步提供专业服务/看护的机构的变化而变化。

所谓查看病人就是在病人那儿待很长一段时间。最吸引人的是临床查房教学和学习的常规化几乎到了例行惯例的程度。你走进病房,记事本上记录的病人正躺在床上。团队里面就有人负责报告病人的状况,解释上次查房以及查房后发生的状况,然后回答同事提出的提问。这个常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

同样有意思的是,在通常情况下你很难观察到谁是教师,谁是学生。有时候是由三年级的实习医生报告病例,其他人都向他学习,有时候是由高级住院医师报告的。所以,学生和教师的角色不断变换。跟很多教育情境不一样,在这里,每个人都是看得见的、无法隐藏的。这是标志性教学法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每个人都是临床查房小组的一员,有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要求提问或回答问题,或者执行一项检查或程序。躲避,在这里是不可能发生的,没有人会选择隐身。

因为“参与规则”在临床查房中已经成为常规,教师根本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在所谓的“课堂管理”上。在此,我不用“课堂纪律”,因为,这里,显然这不是问题。他们不需要练习某种意义上的课堂管理,即我们在课堂上所使用的小组合作——必须给出明确的指令告诉他们各自扮演什么角色,有什么责任,怎么决定谁负责。常规的力量在标志性教学法中已经回答了。游戏规则非常清楚。

那天早上,我们进行了四种不同类别的查房。这里,我不做具体描述了。但是他们从工作查房(work rounds)到教学查房(teaching rounds)到所谓的“M&M(

死亡率和发病率概述)”。这里,我们系统地评论了那些进展不是很顺利的病例,询问哪些方面进展不顺利,以及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学到什么,从而可以指导将来的临床实践。然后召开一个很大的50个人的“质量保证”会议(通常是一个月开一次)。这里所有部门的成员以及所有级别的人员(从教授到医学学生)聚集在一起研究严重的并发性感染的重症监护病人。在质量保证会议上,关注的问题不在于个体能够做什么去提高质量,而是机构本身需要配合或者合作去做什么事情以减少这种感染率。重点不仅仅在于实践,更重要的是机构的政策需要做什么改变。因此,质量保证会议或查房将注意力从个体的病例转移到整个机构上,以及从具体的专业实践行动转移到更加一般的政策或者更广泛的程序问题上。

我为什么需要讲这些细节的东西?这种专业实践的教学在我们研究的大部分专业中都会出现。比如,如果你去听美国的任何法学院的一年级课程,你会发现法律的课堂也有临床查房类似的教学常规。不同的是,在法学院中,不是7个人参与查房而是120个学生参与课堂。你可能站在演讲厅里面,这个演讲厅的座位弧度比一般的演讲厅更大,即使在很大的课室里面也能够方便学生看到彼此。如果我是你们合同法或者刑法的教师,我可能会站在这个弧形的中间,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学生,以及他们可以互相看到对方。

如果你观摩一节典型的一年级美国法学院的课。第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教学法的常规。当教师走进教室,学生就已经知道这天要讨论哪些案例。没有任何以“早上好”或其他的形式的开场白,对话就开始了。

我给出的例子是来自于医学教学,法律教学,我也可以从其他领域给出其他例子,这些就是我要说的“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了。我所说的“标志性教学法”是一种教与学的模式,它使如何培养人们成为一种特定的专业人员变得非常容易识别。这就意味着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有三个特征:

第一,这个专业的标志性教学法是独有的、与众不同的。你不会指望你在法学院看到临床查房的教学模式。虽然临床查房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学模式,但是你不会在法学院中看到,正如你不会在医学院中看到案例对话或者案例教学一样。

第二,标志性教学法渗透在一个学院的所有课程之中。学生从一门课程到另外一门课程中学到了这种标志性的教学法。他们具有贯穿整个课程的连贯性,部分称之为他们注定要学到的“像律师一样思考”或“像物理学家一样思考”或“像牧师一样思考”。即使你选修不同的科目,这些课程都具有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我们称之为每门课程的参与规则。

第三,标志性教学法不仅渗透在课程中,还渗透在整个行业之中。标志性教学法已经成为整个专业的一般教学法的精髓,它既是教学的要素,也是社会化的要素。如果我从加利福尼亚州的医学院到多伦多的医学院参观,会发现教学法是一样的。

二、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之独特特征

这些教学法有哪些特征？上面我已经提到一些。首先，它们是习惯性的，是常规化的。在这种教学法中，参与规则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而且，这种重复居然不会使课堂变得无聊，这真的很有意思。很多新手教师在一开始的时候总是被教导新奇的重要性：保持学生的新奇，因为新奇孕育着动力和兴趣。其次，我们提倡持续的新奇，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持续改变游戏规则带给教师和学生的压力。

为什么常规和可预测性在标志性教学法中这么重要？各专业的工作是通过不可预测性来刻画的。一个专业人员必须学会在突发状况下做出判断。教学、医学、护理以及法律等专业的任务已足够不确定了，不需要再通过增加专业教学法的不确定性而让这个专业变得更加不确定。专业教育者的工作是训练教师把握教学情景中不可预测的情形及突发状况，以便确保学生能够同时面对一定的挑战。上述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的迷人之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她们的学习过程仍然有大量的新奇性，因为这种新奇性是来自于学科内容本身，来自于对任务的观察、分析、判断以及他们的决策，而不是来自于不断变化的教学法则。

其次，在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中，学生以及他们的思考过程是可视化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过大学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大型报告的录像带。但是你让我看到了早上9点开始上课，有200名学生的课堂小录像。学生在睡觉，或者在读文章。如果是一个有无线网络的环境，他们都在上网。部分学生的注意力和警觉性都相当的低。但是，我们在35个人的课堂里也会看到同样的现象，因为我们很多的教学法并没有设计成能够保证所有人都是看得见的、主动的、投入的、得到反馈的以及时刻清醒的。

在标志性教学法中，无论是参与小组活动，如设计一个工程或建筑项目，或是参与大组活动如法学院和商学院的核心课程，学生知道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是看得见的而且有义务的。他们不仅被要求对这一主题做出评论，而且通常，他们会被要求对前面发言的同学做出评论。

在很多这类案例中，教学法的本质——它是仪式的一部分——不只是问：“崔先生，你怎么看的？”而且要立即询问“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你的观点？你跟黄女士证据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认为你的证据比黄女士的证据更有效？合起来说，你们两个人的证据是互补的还是矛盾的……”在这种教学法中，思考过程变得高度可视化。

甚至在大型的讲座中，我们会观察到新的标志性教学法在高等教育的大课堂里出现。在这个大课堂里面，给每位学生派发一个神奇的无线按钮设备。他们可以通过这个设备对授课教师所提出的问题给出他们的答案。当大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对教师所提出的问题按下按钮时，不仅是这个学生的观点被提交，教师同样也知道谁在按键以及每个学生回答问题或习题的答案（包括这个大课堂

的答案分布情况)。随着教学的推进,教师对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回答问题情况的记录表。这样,我们就在大演讲厅中为可视化和责任感创造了匿名的安全条件。

因此,标志性教学法的一个特征就是个体及过程的可视化,为此这又和责任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系统的所有学段中,你会发现学生对责任的感知有多么低。如果你在小学课堂里面观察两周,你会发现许多小学课堂没有建立学生为课堂讨论做贡献的责任感。你可以完成你的家庭作业,但是这种责任感只是简单的通过返还作业的分数或者等级得到认同。

这种形式的责任感不单指的是学生之于教师的责任感,也是学生对另外一个人的责任感。在这种意义上说,大部分的专业教学法都涉及学习者必须参与到一种负责任的谈话或开展互相依赖的工作。不管是否是主动的合作,正如发生在一个微积分课堂上的小组合作,还是连续的合作,就像在法学院或者医学院的交流模式,这是标志性教学法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

当那些因没人注意他而感到舒适的人们——他们通常是以潜伏和隐藏自己的方式在面对教学法挑战——突然或有规则地被人注意,需要负起责任,甚至被老师点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不可避免地在课堂中体验到强烈的情绪、焦虑以及风险。这种对风险的感知会给学生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力陈适度的焦虑有利于学习。因此,有点焦虑是好的,它能够让人注意力更集中,更警觉。中度焦虑是可以调节的,极度焦虑会令人瘫痪。教学法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制造一种同时具有风险而又不会令人窒息的学习环境。作为一名具有超过50年经验的教师,我在每一节课、演讲或报告前,我都会继续体验某种焦虑,这会让我保持警觉、投入以及很好地准备。

这样说来,帮助学生适应由这种教学方式而引起的风险的要害之一就是,使公开的、负责任的互动成为标志性教学法,并形成一种常规,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成熟过程就是将令人挫折的恐惧转变成可以容忍的焦虑。

不出意外,任何婴儿最早的游戏都是躲猫猫。你们都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你去拜访你刚出生的侄子或者侄女,妈妈抱着孩子,你和他们玩躲猫猫的游戏:把脸捂住,然后突然放开。小宝宝看着你,嚎啕大哭。你感到很自责,很糟糕。但是你接着就意识到尽管小宝宝哭过,但他现在却在期待再次看到你,你会意识到宝宝想要你再做一遍。

于是,你一遍遍的玩躲猫猫的游戏,宝宝哭得没那么凶了。大概十分钟之后,如果你还在继续玩这个游戏而孩子也足够大,他就开始咯咯的笑起来了,听着新生儿那迷人的笑声绝对是一种享受。新生儿已经开始实践一种延续一生的过程:把对未知的恐惧转化为对掌控的喜悦。人在失去对事物控制的时候最容易感到恐惧。这里我并不想就婴儿心理发展作一个研讨会,这种类似于上述情形的教学法已经在法律和医学中被概括出来了。随着学生为了管理焦虑而开始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控制以及理解他们需要做什么事情时,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有适应性且具有教育意义。

因此,标志性教学法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真实的、习惯性的、常规的、可视的、负责的、依赖的、合作的、情感的、不可预测的、情感丰富的。我进一步将这些标志性教学法描述成三种不同类型:不确定性的教学法,参与的教學法和形成的教学法。

我从教师及学生的角度出发将其称之为不确定性的教学法。他们严重依赖于学生的反应以及教师的处理方式,这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对话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教师可以非常仔细地把课程准备好,而且事实上也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甚至也想好了根据课堂对话与交流可能往哪个方向发展做出种种可能的预测。但是,当我们在用其中一种标志性教学法开展教学时,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去迎接意外的、无法意料的事情,学生也一样要做好这些准备。

这种不确定的教学法既是重要的,也适合各专业的教学法。所有专业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专业领域是人们在不可避免的不确定的情境中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正是教学法这种必不可少的不确定性,确保了专业实践环境下的学习任务是真实的,因而能够促进未来专业人员在实践条件下的社会化。

标志性教学法是参与的教學法。即使你们都睡着了,我依然可以做这场讲座,虽然没有多大的意思,但是作为一个讲座,除了非语言的回应和点头,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依然可以继续,而且通常如此。

显然,必要的参与是所有有效学习的前提条件,是这些教学法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学生的反馈,标志性教学法将无法进行。如果你没有参与对话的人,你就不能进行对话式教学。如果这种对话仅仅局限于你和另一个人而没有更广泛的人参与,对话也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标志性教学法就是有学生广泛参与的教学,而不仅仅是教师和学生一对一的教学。

第三个特征是,标志性教学法是形成的教学法。这里的“形成”在教育意义上是指人格、价值观和责任感。它们是形成身份、人格、性向和价值观的教学法。它们是因为能力与分析的路径是联系在一起而教心智的习惯。但是,我认为,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它们是因为推理、互动与情感结合在一起而教心灵的习惯。

一般来说,这些标志性的专业教学法是行动教学法,因为经典的结束交流的方式总是以某个人说“这些都非常有意思,那么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这样说通常是不够的“嗯,现在我明白这个诊断了”“这些是非常亲切的,非常友好的,但是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这个需要花多少钱?”“如果用有限的资源服务于这个病人,那么我们能对其他病人做些什么?”教学法再次强调行动的重要性。由于所有的行动都涉及价值选择,通常也包括道德决策,因此我们看到认识、实践和道德三者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在这里讨论教师教育,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么长的故事?就像我开始时所說的,我是一个教师教育者。作为教师教育者,最打击我的一件事情是我很难为教师教育找到标志性教学法。不像其他专业,人们并不需要因为他们在哈佛大学的法学或医学的教学方式与在斯坦福大学或密歇根州立大学或芝加哥

大学的教学方式基本等同而道歉。而教育,美国的每一门教师教育课程总是觉得自己的教学方式必须是专门的、单一的或者唯一的。

尊敬的各位,请允许我提出这样一个想法:这一代教师教育和资深教师专业发展最大的挑战在于发现我们迫切需要一整套常规的、能够教人们像教育家一样去思考、去行动、去做人的标志性教学法。我们需要这样的标志性教学法,它能够辨认出促进数学领域深度思考和促进英语文学或者历史的深度思考在教学法思考上的差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围绕这些标志性的教学法来建构教师教育课程。

而且,教师所面对的任务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预测的,尽管这是困难的。正如我在美国的年轻同事帕梅拉·格罗斯曼(Pamela Grossman)教授和黛博拉·保尔(Deborah Ball)教授所观察的那样,教师教育同样应该围绕“高标准的核心技能(core high leverage practices)”进行设计,教师必须学会在美国每一个课堂中都可以应用的教学法。

三、探索教师教育标志性教学法:使用科技

我将通过描述教师教育领域的标志性教学法的其中一个特征的研究结果来结束我的演讲。这是基于我和我的同事在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在基金会引领这项工作的资深学者是一位卓越的教师教育家安妮·利伯曼(Anne Lieberman)。我们与来自加利福尼亚及美国其他地方的教师教育者展开合作。

我们首先对目前现行的教师教育进行批判。如果没有强大一致的实践模型,就很难学习如何实践。这个模型应该能够让师范生进行深入学习、深度参与并在必要时重复,以及能够让學生进行深入反思,并让负责的教师教育专家进行适度的质量和人格监控。在美国,每一个师范生被分配到不同的教室或者学校。在那里,他们将观察到什么,将做什么,他们的学习和表现将如何被监督和指导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你能否告诉我,如果你在同一个早上去五个位于不同学校的教学点,你能不能预测在每一个教学点的实习教师将会做些什么?显然不能。但如果你是和一个住院医师一起去的,你就能对他们将要和谁一起做什么事情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这是因为临床查房是有模式和常规的。如果你身处一个设计项目和建筑实习生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你也能合理的做出可靠的推测。所以我在教师教育中所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教学实践模式中这种不可接受的多样性。

我们才刚刚开始利用的事情之一就是关于教学、学习和课堂生活的非常丰富、有力的多媒体记录资料,我敢预言,这些资料有可能将在下一个十年颠覆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无论是在城市教学的卓越的生物教师的记录还是在乡村教学的卓越的微积分教师的记录,还是内容和教学法的任意组合的记录,对于新手教师而言,从这些记录中观察、学习这些生动的、多媒体的、实践案例都是至关重要的。要记录这些案例现在是可能的,尽管目前要得到还不那么容易。

但是,将来我们会有深层次的、丰富的案例资料允许我们研究、分析、慢放、深度回顾,以及一句话学习那些将成为教学案例的教师的实践和思考。就像其他领域的案例一样,这些案例将呈现在美国每一门教师教育课程之中。这种案例将会有多种模型,而不是只有一个权威范例。我强烈认为“一种最好的实践”是不存在的,因为我认为最好的实践是产生于特定的情景和历史当中的。一个好教师一定要能够观察并发展丰富的实践储备并在应用它们时培养技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教师们一定要利用科技手段来观察这些实践案例。糟糕的实践也是存在的,它们同样应该被记录和研究。我们不仅能够从研究成功的案例中学习,而且也能够从研究失败的案例中学到东西。

专业人士需要丰富的案例素材,就像学国际象棋的人要研究成百上千的不同旗手的棋局一样。还有哪些事情比棋盘上的事情更容易预测?看,好像没有多少的选择!八乘八的棋盘,每一个棋子只有几种移动方式……但是,看看有多少象棋案例的书!在这些书里,你可以下棋、分析、阅读评论、阅读评论的评论,然后自己练习。现在竟然还有基于电脑的模拟系统可供练习,而这仅仅是象棋而已!

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并不是唯一的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就是开始建立拥有庞大的教学资料记录的图书馆和档案。理想情况下,这些教学材料并不仅仅是教师活动的快照,而能够帮助你发现教师在年初为了组织班级做了什么工作,从而学生们在实践中学到了参与课堂的规则。最后,你还能观察到班级的学生在这一年中是怎么成长的。我们还将有案例记录教师如何从她/他的教学实践中学习,还会有与学生学习相关的证据,所以档案就包括了学生写作,学生解决问题过程以及学生和教师对自己工作的描述和反思。

即使这些教学档案经过认真地编纂过,但其自身并不能直接发生教学。这就好比将医学院的学生置于一个都是优秀医生和各种病人的环境中,期待他们能够自学是一样的。教师教育者一定要能够处理这些经过高科技加工过的材料以便使它们用于教学,即使对于那些技巧很高超的教师教育者而言,将案例用于教育新教师的过程中也是复杂的、不确定的,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我们在小学和中学建立课堂实践的小档案的同时,还开始建立另一个教师教育实践的档案。我们正和一些学校合作。在这些学校中,教师教育者和他们的学生——未来教师——一起使用这些案例教学资料,并教授师范生如何参与并从这些案例中学习,如何在学习分析、解构、评论、计划基于这些案例的工作的过程中与其他人互动。在帕梅拉·格罗斯曼教授的主持下,这项工作现在被斯坦福大学的杰出教学支持中心(CSET)保存并完善起来。

四、标志性教学法和教与学的学术研究

标志性教学法既是通用的,又具备高度领域性和情境特殊性。这就是为什么标志性教学法同时既常规又有新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和两个概念有些

相似,这两个概念都与我有关系,一个是学科教学知识(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一个是教和学的学术研究(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学科教学知识所传达的信息是存在一种通用的策略,我将其称之为教学法推理和行动,这是所有教学的特征,但是这种通用的方法必须根据特定情境进行调整和转化,比如教授的学科和主题,学生(学生观必须转化并重现),学习发生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以及设计并进行教学的教师的知识和技巧。基于这个原因,即使有一个管理和组织、表征和转化,以及从错误和成功的经验中学习的通用的教学法,教生物和教文学或数学依然大不相同。

教授新手像专业人士那样思考、行动所具备的内在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这些教授专业人士的教育者一定要时时刻刻研究他们教学的结果以及教学对学习产生的影响,我把这个称之为教和学的学术研究。正如不确定性教学,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教授专业人士的教育者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他们所教授的未来专业人士一起,投入研究教和学的学术。

我提倡的方法和在临床医学中采用的方法有显著的家族式的共同点,正如临床团队商议并同意对病人进行干预,并采取措施,第二天团队会回来检查进展或者变化。负责的医学院学生或者实习生或者住院医师在干预期和病人呆在一起,之后回来报告。或者像工程设计工作室的教学法一样,学生批判性地评论彼此的设计,然后修改设计。这些是中国课例研究实践的逻辑基础的变式。也就是说,课例研究是一种集体合作备课、试上、评课、再备课的更大的一般教学法的一部分,它伴随着学习小组所有成员的多次见面、投入、激情以及负责任。这是标志性教学法的语言,也是我们在教师教育中渴求的一种模式。正如你可以看到,其实我并没有真的给中国的教育界带来新的想法,我是在祝贺中国教育界的一些创新及建立这些创新和来自全球教育领域的其它想法之间的概念联系。

为了避免我们忽视这些讲话的情境,我必须提醒你,在任何专业,标志性教学法都无法替代深层的内容知识。在教学中,深层次的内容教学知识分为两类:一是对所教学科——无论是数学还是历史还是生物——丰富而深刻的理解;二是对于学习、发展、动机和教导的原理的理解。这种形式知识尽管是基础的、必要的,但还是不够的。这种标志性教学法旨在将所获得的知识转化为可使用的知识,为新的理解创立基础,这种新的理解只有在经验和反思中才能被认识到。合在一起,他们才能有助于建构专业教育“学科教学知识”的形式,我已经为之努力多年。我们视自己为教师教育家和学者,也有自己的学科教学知识,我们也必须发展、测试、共享这些知识。

这是一项非常激动人心的工作。我们正在探索的“实践智慧”的卓越实践者是我们的积极合作者。他们与我们密切合作、记录和分析他们自己的实践。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开始研究自己的实践。他们成为了我们的合作研究者,并开始对其他人能够从他们的实践经验中学到什么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是他们之前完全没想到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自己角色的感知。他们认识到一旦他们的工作成为这些多媒体案例的基础,他们就不仅仅在教自

己的学生,他们还在教未曾谋面的、正在研究他们的实践并试图从中学习的师范生。此外,这些师范生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从这些实践者的成功记录中学习,也要从他们真实再现、分析的错误中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教师教育领域将需要收集和组织成百上千的类似的案例。这就是学科教学知识与教和学的学术研究的结合点,它们携手将我们教育教师者的使命推向前进。

和教师教育者的合作是重要的且令人激动的。我们极大地低估了培养他人为教学做准备的复杂性。至少它的复杂程度不亚于培养新手去设计桥梁、当辩论律师或者做手术。我们越是记录、分析教师教育者学习使用这种强大的新工具去教授新教师的方式,就越深刻地认识到和这个角色相关的挑战。

我很荣幸也很开心有机会和致力于教学和教师教育的中国同行交流思想!

参考文献

- [1] Shulman, L. S. Knowledge and Teaching: 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 [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87, 57(1): 1-21.
- [2] Shulman, L. S. From Minsk to Pinsk: Why a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J]. Journal of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2000, 1(1): 48-53.

The Signature Pedagogies of the Professions: Lessons for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

Lee Shulman

(President Emeritus,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Charles E. Ducommun Professor of Education Emeritus, Stanford University)

Abstract: Three distinctive features for the signature pedagogies of the professions were summarized across different professions: pedagogies of uncertainty, pedagogies of engagement, and pedagogies of formation. However, because of its complexity,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suite of signature pedagogies for teaching education that are routine, that teach people to think like, act like, and be like an educator, yet it is desperately in need. He proposed that using technology is one candidate way to develop signature pedagogies of teaching education in next decade.

Key words: teacher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 landmark teaching method

(责任校对:董泽华)